

文學筆記叢書

# 我佛山人筆記



廣益書局刊行

我佛山人筆記

著者 吳 研 人

出版者 廣 益 書 局

發行者 廣 益 書 局

發行所

廣 益 書 局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各省廣益書局

洋裝一冊定價八角

## 我佛山人筆記四種小引

有愛讀新舊小說而不知「官場現形記」與「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其書者，亦不知伯元與我佛山人其人者乎！——殆未之有也！伯元先生學問深博，著作等身，鷄林雜俎、西遊漫記、佛山人著作之爲盡人賞嘆，則又不讓於伯元先生矣！

山人吳其姓，趺人其名，爲粵之佛山產，因號「我佛山人」焉。山人幼而睿悟，文名冠若曹。長而著作豐富，爲士林推重。迨二十一年目睹之怪現狀，一書出版，而文名以定。山人著作，散刊報章雜誌，且有專集行也。惟精華散遺在外者，猶不勝計。不敏夙愛其作品，凡有可供嘆賞者，輒什襲珍藏，閒時展讀，以爲樂事。積久成集，高可數尺。而山人以一遽歸道山，聞矣。山人逝去，乃更刻意搜訪，其未爲世人經見者，得四集。一爲「研廬隨筆」，二爲「研廬續筆」，三爲「中國偵探三十四案」，四爲「上海三十年豔史」。不但俱爲世不經見之作，抑亦於是可見山人對於短篇筆記雜文造詣之深，較之長篇專著，有過之無不及。乃爲之加以新式標點行世，不但所以紀念一代文星，亦當此雜文幽默文小品文盛行之時，爲讀書界供獻四品精美小點也。此爲序。

## 中國偵探二十四案凡例

一、是書之輯，或得之故老傳聞，或得之近人筆記，間有佚其名地名者，皆仍之，不爲妝點，以昭核實。

一、初輯之始，本擬輯自某書者，皆於每條下注之，以避掠美之嫌。乃有從前曾見之於冊籍，今已無其書，憶錄之而不及其書名者，故皆置之，惟大雅君子諒焉。

一、我國迷信之習既深，借鬼神之說，以破案者，蓋有之矣。探輟或不免及此，然過於怪誕者，概不採錄。

一、此雖稗官之類，要亦紀事之書，筆墨究宜簡潔。且一部書，尤宜以一手筆墨出之；故事跡雖係採輯，而敘述之間，不全抄原本。間多點竄，且有捨其原稿，而別爲之者。點金成鐵耶？點鐵成金耶？惟讀者金鐵之

一、是書所輯案，不盡爲偵探所破，而要皆不離乎偵探之手段，故卽命之爲中國偵探案。誰謂我國無偵探耶？

一、所輯各書內所載事跡，或不僅如所輯者，則其前後事跡，皆無關於偵探故，皆不備錄。

# 我佛山人筆記四種目錄

踰塵隨筆

烟鬼

紅痧

盜跖踞文廟

宋江解填詞

水滸三十六人讚

地毛黑米

紹興女

記戊寅風災

龍麟

鬼求醫

猴酒

葉中堂樂府三章

輕身法

生魂

綠米

周師傅

風冤

董杏芬

神醫

南海劇盜

詭怪

貓妖

琴中令

海樵

願禪

區仙

金龍四大王

黃道婆祠

鬼鬼

假鼎

虎姬

我佛山人筆記 目錄

二

|        |    |
|--------|----|
| 西湖主    | 一一 |
| 西湖水    | 一一 |
| 孝女墓    | 一二 |
| 烈女亭    | 二三 |
| 例哭     | 二三 |
| 果報     | 二四 |
| 某太史    | 二四 |
| 又一則    | 二五 |
| 五海     | 二五 |
| 記李某復仇事 | 二五 |
| 劉華東    | 二六 |
| 訟棍關法   | 二八 |
| 戴隔壁帽   | 二九 |
| 玉臂金蓮   | 二九 |
| 外族侵凌   | 三〇 |
| 虞美人詩   | 三〇 |
| 廣陵蔣生   | 三一 |
| 耕廬續筆   | 三一 |

|        |    |
|--------|----|
| 玉姑     | 三一 |
| 巨鬼吞人案  | 三四 |
| 說狐     | 三八 |
| 某京卿    | 三九 |
| 宋芷濤佚事  | 四〇 |
| 李善才    | 四一 |
| 大膽秀才   | 四五 |
| 朱真人故居  | 四七 |
| 某富室子   | 四七 |
| 王孝子尋親記 | 四八 |
| 土中之宋人  | 四九 |
| 粵盜區新   | 四九 |
| 販蠟客    | 五〇 |
| 潘鏡泉    | 五〇 |
| 狐能言    | 五一 |
| 奇女子    | 五一 |
| 金陵某甲   | 五二 |
| 義犬     | 五三 |

蛇人……………五四

跋解元……………五四

李若農……………五五

繆炳泰……………五五

高密疑案……………五六

俠妓……………五七

烈女……………五九

霞雲閣主人別傳……………六〇

烈鶴……………六二

清遠健婦……………六三

中國偵探三十四案……………六三

斷布……………六三

搭連袋……………六四

東湖冤婦案……………六五

強姦辯……………六六

鍾素……………六七

開棺驗屍……………六七

捏寫借券案……………六九

誣控和尚……………七〇

假人命……………七一

盜屍案……………七二

埔五房一雞案……………七三

控忤逆……………七四

又一則……………七五

打芭斗……………七六

曬銀字……………七六

審張七……………七七

偽借券……………七八

德信冤婦案……………七八

左手殺人……………七九

驗鎌刀……………七九

燒豬作證……………八〇

荊花毒……………八〇

慈谿冤女案……………八一

三夫一妻……………八三

隣邑伸冤……………八四

我佛山人筆記 目錄

|         |     |
|---------|-----|
| 健爲冤婦案   | 八六  |
| 貨郎      | 八六  |
| 自行偵探    | 八七  |
| 蠟毒      | 八九  |
| 清苑冤婦案   | 九〇  |
| 太原周生    | 九一  |
| 守貞      | 九三  |
| 爭墳案     | 九四  |
| 審樹      | 九五  |
| 上海三十年豔誌 | 九七  |
| 李巧玲     | 九七  |
| 豔誌略紀    | 九八  |
| 二怪物     | 一〇〇 |
| 後二怪物    | 一〇一 |
| 四大金剛小傳  | 一〇三 |
| 小林寶珠    | 一〇八 |
| 九花娘     | 一〇八 |
| 六花娘     | 一〇九 |

|         |     |
|---------|-----|
| 洪奶奶     | 一〇九 |
| 女伶      | 一一〇 |
| 陸昭容     | 一一一 |
| 金巧林     | 一二  |
| 沈月香     | 一五  |
| 李佩蘭     | 一六  |
| 姚蔡初     | 一六  |
| 姚氏姊妹    | 一七  |
| 李三三     | 一七  |
| 徐瑞卿王佩蘭  | 一八  |
| 花叢事物起原  | 一九  |
| 胡寶玉小傳   | 二〇  |
| 北里變遷大略  | 二六  |
| 上海遊客之豪侈 | 二七  |
| 上海花叢之笑柄 | 二八  |
| 洋場陳述一覽表 | 三〇  |
| 上海已佚各報  | 三二  |

# 我佛山人筆記

斷塵隨筆

南海吳斯人

烟鬼

童時聞鄰翁扑其孫甚厲，孫哭之哀，且呼冤。先君不忍聞，就問何故。翁曰：「吾子以一餅金，使購阿芙蓉，歸則得一空器，是非亡其金，卽以烟與人矣。」問其孫，則曰：「吾固已購烟，且滿一器，至於歸而空，非我所知也。」先君曰：「是大易事，盍偕至烟肆一審乎？」翁諾。時已哺，龍燈而往，旣至，肆主曰：「是兒與我一餅金，購烟去者亡金，其冤也。或以烟與人，則不可知。」翁將復施扑責，肆主驗其器，良久，忽咋曰：「翁勿扑，童子其冤，使彼以烟與人，雖盡器，必不淨，彼以器來時，四週之餘烟，尙可滴也。」今驗此器，雖百縑不得如是之淨，此中其有異乎？」翁驗之，良然而器底有翁自注之輕重數字，絕非以他器易者，遂相率謂爲鬼所攝云。

或曰：「此事恐不信。」斯人氏曰：「吾信之且篤，不觀於有烟癮者乎？依時以進，俄頃不可延，量率以授，鎗鏢不能爽，苟不然，則梯唾鍵如面，無人色矣。人卽如是，爲鬼可知，死且不能絕，何怪其攘之路人也！攫是癮而不戒者，其亦將淪爲此鬼也歟！」

紅痧

壬寅癸卯間，上海盛行紅痧之症。初起時，覺骨節痠痛，或微熱，一二日間，遍身發紅點，若疹然，遂名之曰紅痧。此症初起，粵人以芫荽煮葷蒜啖之，良愈。然非險症，雖不藥，亦自瘥。從無患以死者。滬人某甲，風崇西法，舉中

國所舊有盡棄之，飲食器用，非西法不安，不飽也。亦患此，急以叩西醫，西醫曰：『易耳！以涼水浸巾，絞起而覆之，身疾即已。』甲試之，死。

斯人氏曰：『死有惡其不速者，如甲是已。西醫非不可備一格，然遇難起之症，醫者束手，姑以試之，可也。或風知某症為彼族專長，就之，亦可也。乃不思其故，病即投之，豈中國遂無醫者耶？西醫之治傷寒，幾曾見其愈一人也？更有狂悖之徒，就醫學於彼族，猶未畢業，即狂囈而言曰：『中醫將絕於世界，信斯言也。』是中醫徒救人而不能救人者也。不然，曷至於此？然則公之祖若宗時，為無西醫之時代，公之祖若宗，胡為不皆死於醫，而猶得傳種以逮於公也？此則大惑不解者也。族叔至泉，患目疾，就某西醫求治，叩以吾中國醫家有言：『外表之五官，皆連於臟腑，信耶？』西醫曰：『外有外，內有內，何得相連？如君患目，斯患目矣，於臟腑乎？何有？』乃為之發藥，朝服者，夕服者，晨洗者，暮洗者，紛如也，而十診不愈，且有甚焉，延一月矣。復就某中醫叩之，曰：『腎水虧也。』一投以藥，兩劑有效，五劑而痊。

甲辰秋，余得虛怯之症，聞聲則驚，叩諸醫生，云：『服天王補心丹，至一年可愈。』厭其久，就診於陳仲堯，仲堯，西醫也。投以藥，十四日愈矣。西醫固未可盡誣，吾特惡夫挾西醫以誣中醫者耳！

## 盜叩踞文廟

廣州府學門斗某，本讀書子，性鯁而數奇，困頓無所依，遂淪落為門斗。會仲秋丁祭，先期蒞除學宮，某率役操作，及夜而倦，就廡下宿。朦朧間，夢有人呼之曰：『起，起，神其來！』倉皇顧視，則一青衣人立身旁，起問何神，曰：『勿問，且與子暫避。』乃偕之至暗陬，匿焉。俄聞有聲窸窣，狗竇中一人匍匐伏入，繼之者魚貫也。既而皆就坐，喧擾殊甚。一人貌極猙獰，踞中席，四獸環其旁，狀在虎豹犀象之外，不可識。百餘人列兩廡，喜舞跳躍，不解何故，以問青

衣青衣人曰：『踞中席者，盜跖也；旁列四獸，爲渾敦、窮奇、檮杌、饕餮；兩廡紛列者，爲宋江以次百八人，及歷代著名之竊賊也。』問：『宮牆重地，何以容若輩？』曰：『是何足異？彼踞此有年矣。』問：『先師何以容之？』曰：『凡祭祀之典，神非享其儀，享其心也。故與祭者，雖似致敬盡禮，而其心初以爲神道設教，未必果有神焉者，神卽不之享，祭如未祭也。天下之與祭者多矣，如此者百得一二焉。其或致敬盡禮，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則視其平日之所爲矣。其平日有淫邪之行，則淫邪之鬼享之；有貪鄙之行，則貪鄙之鬼享之；所祭者不享也。若此，廟自林少穆主祭之後，先師從未來享，盜跖乃從而踞之耳。』問：『踞之者何？必盜跖？』曰：『祭者盜跖，享者自盜跖耳。又何足奇？』問：『先師何在？』曰：『倫常日用間處之無愧者，先師卽憑之。先師何不在，而亦何常在之有？』某正欲再問，忽聞殿後吼聲大作，一人雄冠劍佩出，盜跖以次衆鬼紛竄散，某亦驚悟。明日以告人，鮮有不嗤其妄者。而某頗自信，恆自悔曰：『惜乎未叩青衣之爲何人也。』常竊就廡下宿，冀再夢，終不可得。庚子返里，佩伯從兄爲余言。

斯人氏曰：『此爲門斗之寓言歟？抑果有是事歟？未可知也。然其言則殊近理！祭者何人，斯享者何鬼？正如磁石之引針，琥珀之拾芥，物類相感，有不期然而然者，爲得謂之妄哉？嗚呼！天下之文廟多矣，其不爲盜跖所享者，蓋寡矣！』

## 宋江解填詞

變天陸語，載宋江潛至李師師家，題念奴嬌一闋云：『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烟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鮫綃籠玉，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銷得？回想蘆花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待金雞消息。義膽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開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六六』、『八』

九』謂卽指百有八人也。或云：『此爲明代人附託者，』說似近之。

## 水滸三十六人讚

龔聖與作宋江等三十六人讚，無公孫勝、林冲，而加入晁蓋及病尉遲孫立二人；赤髮鬼劉唐，則作尺八腿；雙鞭呼延灼，則作鐵鞭呼延綽；急先鋒索超，刪去急字，病關索楊雄，作賽關索；雙鎗將董平，作一直撞沒遮欄穆弘；作穆橫；金鎗手徐寧，作金鎗班；撲天鵬李應，作李英；按水滸演義，晁蓋稱托塔天王，在宋江前稱首領，不在將列，而讚稱爲鐵天王。病尉遲孫立，在七十二地煞內，讚乃及之，或水滸尚有別本歟？抑傳誤歟？讚載辛癸雜識。

## 地毛黑米

災異之事，史不絕書，自今人之眼觀之，鮮不斥爲誕妄者矣。雖然，朕兆之說，所不敢知；而怪異之事，則時有所見矣。光緒甲午，上海地生毛，時余寓西門外，與城垣僅一濠之隔，城垣下爲屠戶。家人於門外探得毛至，視之若豬鬃然，疑爲隔濠之物，爲風吹至也。不數日，而城內外哄傳地生毛矣。製造局畫園房旁，一叢最盛，拔之，長可四五寸許。同人相約勿動，覘其變，乃不久卽失所在，亦不見其萎瘁也。己亥蘇州無錫等處，鄉人掘地，得黑米無數，煮之，不成飯，焚之，有煙燄，其非炭可知。余曾親見之，鑿然米也，第色黑如枯墨耳。

## 紹興女

咸豐間，長髮軍陷紹興，郡有王姓者，一家被虜。王有女二人，具殊色，皆已受同郡某氏之聘。首得之，以長女賜其先鋒將王某，女不從，觸柱死。首復以其少者賜之。少女從王入室，謂王曰：『身既俘矣，烏敢不從？第念祖父弱弟

均在虜；子能爲我出之，然後擇吉爲婚可也。」王大悅，曰：「吾當爲卿圖之。」長髮軍每虜人，輒置公館中，供使役。王謂其首曰：「公館中老耄者衆，不足驅策，徒耗米糧，奈何？」首曰：「盍殺之？」曰：「殺之亦無益，不如縱之。」首從其言，於是女之祖從而得釋。越數日，又謂首曰：「公館中童子衆多，既不能供使令，更相聚打罵哭泣，令人厭欲死。」首曰：「殺之。」曰：「此不必殺，縱之，使揚於外，俾他郡人知我恩德，不亦可乎？」首又從之，而女之弟亦得釋矣。王語女曰：「卿祖及弟均釋矣，所羈者爲卿父耳。卿父方壯盛，吾無以爲詞也。雖然，當緩圖之，必有以報卿。」女聞之曰：「弟得釋，我王氏有後矣。」遂絕食。七日，猶未死。王謂之曰：「卿父尚在，何自苦爲？」曰：「倉卒之際，存祀爲急。吾弟得釋，祀可存矣。父之生死，惟子是命，不敢計也。」曰：「卿盍從我，必生卿父。」曰：「吾義不可生也。生而不從子，爲失信；從子，爲失節。且子姓王，我亦姓王，同姓不昏，禮也使吾生而何所適從耶？」王曰：「卿烈女子也，吾不敢強卿。卿其進食，當並卿父而釋之，不敢以非禮相干。」女瞋目曰：「子欲生我，而陷我於不信耶？吾當報子於地下。」卒不食死。王義之言於首，並釋其父。

奸人氏曰：「女其聖者歟！於呼吸存亡之頃，存祀守身，循禮就義，而不露一毫凌勵激烈之狀，何其從容也！就義之言，婉而多禮，知其涵養功深矣。乃數十年來，湮沒焉而不彰，謂非采風者之過歟？會稽林蓉圃知余有筆記之，乃舉以告余，惜已佚其名矣。」

## 記戊寅風災

龍之爲物，號稱爲神，然究未有目睹之者。嘗謂禹治洪水，驅蛇龍而放之，蓋能驅之使往者，其爲物之無用可知。世人之不得而見，蓋已亡種矣。顧何以數千年來，猶奉之爲神物也？光緒戊寅三月初九日，余從族老泛扁舟至花縣掃墓，舟子忽呼曰：「龍龍！」推窗視之，見天際垂一白氣，隱約莫辨。舟子謂颶風將至，急駛入一小港，爲避。

風計。俄而烈風迅雷暴雨大至，視白氣猶天矯天際也。良久乃霽。明日，舟過珠江，見覆舟無算，浮屍塞流下，始知昨日之劫之巨也。知其事者，謂是日龍起於西樵山，初無雷雨，第見氣從山腰起，擎空而上。某姓墓石，盡被揭去，不知落於何所。龍隨風至省垣，所過處，坍塌房屋無算。是役也，愛育善堂，備棺殮屍，至二萬八千具。其他善堂，猶不及計。省垣棺木，爲之一空，至有以嬰兒殮者。巨劫哉！然亦有躬被其難而不死者。某老婦，當風雨時，枯坐一室，及霽，啓戶出視，則景物都非。蓋風攝其室，至三十里外矣。此事終不可解。風攝其室可也，然何以地亦隨之而起？豈非一大怪事哉？甲乙二繩匠，相對作繩，風驟至，閉目不敢動。風止，啓目，則已自城西被風捲墮城南，手中猶相對絞繩如故。豪末無所損。相傳此數人，皆素有隱德者云。是日，天本晴明，省垣藥肆，所曝藥丸，爲風吹起，倒捲至西樵，乃落下一時。又譁傳天雨藥也。內子爲余言：『時甫八歲，居三界廟旁，是日兼雨雹，兒時好戲，持帚冒雨，至廟前旗杆下掃雹，忽覺火光奪目，霹靂驟起，大驚欲號，猶未出口，顧視旗杆，已盡粉矣。相去不過咫尺，而不及於難，亦一奇也。』事後，人競傳曰：『龍龍！』而卒無見龍之真相者。

## 龍鱗

李山農觀察，官山東時，忽一日，天大雷雨，既霽，僕人自外歸，以一物呈觀察云：『龍趾也。』適雷雨時，空際墜下一龍鱗，市人爭撿分之，僕亦撿得一趾。『審之，粗如人臂，鱗甲滿焉，燦爛作五采色。乃取鱗數片，以爲玩具。鱗方形，其紋亦方。時觀察方辦金礦，化學師數人在寓，命化而驗之，云：『無原質。』今觀察已作古人，龍鱗或猶在也。觀此，則龍之爲物，不盡誣矣。甲辰遊濟南，惜忘以此事叩土人，片鱗碎甲，當猶有藏之者也。

## 鬼求醫

相傳上海初開商埠時，某醫士名噪於時。吳淞某營官病，召使診視，乃乘輿往，歸已暮矣。時虹口一帶，猶爲叢莽，虞與夫四人，以二人籠燈前導。途次，忽一老嫗遽要之曰：『得非某先生耶？』曰：『然。』曰：『吾家娘子病殆，乞先生一臨診也。』問：『何處？』曰：『前村不遠。』諾之。嫗爲先導，抵一處宏樓大廈，似顯者居，而燈燭皆暗。降輿入，嫗導至一室，醫坐定，出烟壺嗅鼻，烟嫗移几近榻前，醫就几側坐，紗帳中出一纖手，瘦削若春筍，診之，辨爲鬼脈，大驚，踉蹌出戶，登輿呼疾行。行數武，頓憶烟壺置案上，未攜出，乃命一輿夫往取。輿夫至原處，則荒塚疊疊，舉燈燭之，烟壺儼然置塚上也。醫歸，以驚悸死。初聞此事時，謂是張玉書事後叩諸老人，言玉書卒於河豚，非驚悸也，當是別一人事。

## 猴酒

家母言北地人之入山採寶石者：『石產山巖，山高不可陟也；且其巖多巨猴，尤不敢近；乃挾彈往，自下彈之，雖不中猴，而彈之類猴，怒，輒拾山石擲人，以爲報，則寶石雜焉，因而取之，亦善法也。』一日，忽擲下二罌，山下固沙地，罌不破，攜歸，發之，貯酒滿罌。近村人聞之，皆以爲異，爭往乞取，冀嘗異味。『家母幼時曾及嘗之，云：『味甚甜美也。』惜已忘其山名矣。』外祖直隸宣化人，居東八里，或卽彼處就近之地乎？然猴何以能陶醱，知其去人不遠矣。歐人每言人乃猴類之進化，理或然歟？先君則曰：『是必非猴，或前代人避亂山居者，山無鹽，淡食久則毛生，故傳種至今耳。』蓋舊有淡食生毛之說也，是又一解。

## 葉中堂樂未府二章

葉明琛以大學士督兩粵時，城陷，爲英人虜去。此事諸家多所記載。捫蝨談虎客近揖中國近世秘史，亦據薛叔

綱庸金文集採入，並採其鎮海樓題壁詩，詩與吾家所鈔存者略異，而又以鎮海樓爲印度地，或不免微誤耳。專城自有鎮海樓，印度何必與之脗合也？時葉狂於扶鸞之語，不爲備。事既敗，有撰爲樂府以譏之者，爲錄於下。其一云：『葉中堂，告官吏十五日，必無事，點兵調勇，無庸議。十三夷砲來攻城，十四城破，無砲聲，十五無事，靈不靈？鐵詩耶？比筆耶？占卦耶？擇日耶？』其二云：『夷砲攻城破，中堂書院坐，忽然雙淚垂，廣東人誤我，廣東人誤識有之，中堂此語無可疑，請問廣東人千百萬，貽誤中堂是阿誰？』其三云：『夷船夷砲環珠江，鄉紳翰林謁中堂，中堂口不道時事，但講算學聲環現，四元玉鑑精妙極，今人文士幾人識，中堂本有學問人，不作學政真可惜！』此詩亦載吾家抄本，而不著作者姓氏。父老傳言：近日外人偵知葉之迷信鬼神也，故以紙糊巨砲，置桅盤上，任風吹落，江中浮泛，又故放舢板追撈之，間譟走報，葉大喜，謂有天助，故彼之鐵砲且浮，必不足爲害也，竟置酒相賀，真愚不可及哉！

## 輕身法

本草所載各藥，多有言久服輕身者，殊非貴品，而絕無一人試之，豈懼爲古人所欺耶？汪朝菴輯本草，僞要言川中有虛其婢者，婢遁入山深處，無所得食，乃拔草根啖之，甚美，久之，竟不復飢。一夜宿樹下，見草動，疑爲虎，獾升樹上避之，及曉而下，凌若飛鳥，自是身輕於燕，騰躍如飛。家人入山採薪，見之，走告其主，張網求之，弗得，或曰：『是豈真有仙骨者？不過偶食靈藥耳。誘使火食，必不能再遁矣。』如其言，設酒饌於路，婢果來食，食已擒之，果獲。詢其所食，導往驗其草，則黃精也。觀於此，則凡所謂久服輕身者，必皆不穀食而後可者矣。又何怪世人之不肯一試哉！羅浮山產黃精，道士云：『生服令人大瀉，』則此說又似未可盡信。

## 生魂

吾鄉佛山書院，與海防同知署，衡宇相望，肄業生偶於院中設壇扶鸞，此動畫一皮匠擔一皮匠挾一破履，眈其旁，地置破履一，抹去，再禱，仍作前畫，如是者屢，送之不去。羣致疑訝，庖人某自外至，見之曰：『何類補鞋阿三之甚也？』衆詰其說，曰：『適於分府署前，見補鞋阿三，眈焉，其佈置神氣，絕類此畫。吾嘗呼之來，使自視其行樂圖也。』言已，逕趨署前，視阿三，眈如故，蹴之醒，欠伸而起，仰視見庖人，曰：『吾適夢至書院，諸相公歛我以酒樂甚，汝呼我何爲？』庖人大駭，返告諸生，則仙已去而此不動矣。知適所來者生魂也。然皮匠何以能作畫，殊不可解。或曰：『是別一點鬼引其生魂來，故畫其像以侮之也。』是或然歟？

## 綠米

南海梁簡卿，孝廉，世居西樵，出館於省垣，留婦鄉居，主家政。一日，有來化米者，非僧非道，婢與以米，不受，曰：『須汝主婦授我也。』婢告主婦，主婦怒，訶婢，婢出，訶化米者。其人怒，舉米撒門內，米頓成綠色，自是祟大作，舉室不安。貽書促孝廉歸，祟益甚，或火發於櫥，啓視又無恙，或烟餞被室，大驚惶，呼水撲救，而烟餞已熄，絕無火灼痕，忽簷際火星迸射，若花炮然，移時始止。孝廉曰：『是幻術耳，無能爲也。』囑家人勿惶怖。俄而火發，毀其室兩楹，或言：『某道士善治鬼魅，宜求之。』孝廉諾。道士應召至，言可祈禳，設壇作法，亦無他異，惟壇供雞卵如千枚，襍畢剖之，皆失其黃。及夜，云：『送妖至社壇，戒僕人先至壇，點香燭，即走避，勿近。』謂恐爲妖傷也。有點者竊匿壇後伺之。道士卽家，禹步作法良久，作追逐狀，奔社壇下，喃喃若有所禱。人受其戒，多不敢近。點者窺之，見其於壇置香爐內，檢出綠米一撮，以紙裹之，袖藏而返云：『然自是祟竟不作矣。』或謂：『化米者與道士實相狼狽，以妖術詐人財者，』說似近之。

## 周師傅